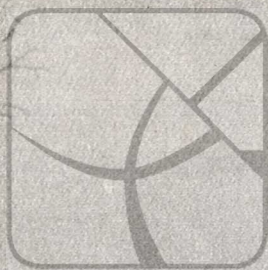


风雨、黑夜、树

李劲



风车出版社

风雨·黑夜·树

李劲



風云出版社



出 版：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

总发行：风云出版社

承 印：新的印务公司

定 价：\$0.90

1978年2月初版

目 录

给年青的朋友 (代序)	3
-------------------	---

第一辑

从一个补鞋匠想起	5
守望相助	7
看戏的人是傻子?	9
结核菌, 结核菌	11
闹钟	13
登高	15
生活杂记	17
高空中的花坛	19
“不论效果如何”	20
树颂	21
游博览会之后	24
流氓作风	26
深夜	28
啊! 昙花	29

第二辑

记一个难忘的晚会.....	31
让我们欢呼生活.....	34
五分钱的戏法.....	36
致.....	38
喜雨.....	40
铜象.....	42
给侄儿.....	44
航向生活的海洋.....	45
地火在奔突.....	47
无题.....	49
后记.....	50

给年青的朋友 (代序)

骆驼

这沙漠之舟

能在

满天风沙

千里无水的

沙漠中旅行

海燕

这英勇的战士

能在

狂风暴雨

巨浪滔天的

海洋上空飞翔

年青的朋友

你这时代的号手

愿你

是只骆驼

是只海燕
迎向任何险阻
永远前进

一九六八年



从一个补鞋匠想起

一位朋友不久前补了一次鞋，补鞋匠收了他五毛钱，他认为很贵，心中很不满，回来后一直骂那位补鞋匠。

补鞋的经验，我只有一次，也是不久前的事。在去补鞋之前，我先向补过鞋的朋友打听市价，他们说通常只收三毛钱。可是，补完了鞋，那位补鞋匠要收我五毛钱，心中也有点不满，不过回想一下刚才他的服务精神，心中不禁对那位补鞋佬肃然起敬。那位老补鞋匠把我那只鞋子翻来复去，把需要补或胶的地方都补或胶了，就象补自己的东西那样细心，一点也不马虎。象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服务精神，难道只值得五毛钱吗？

“不，绝不。”我这样想。

象这样的服务精神，我不止看过一次，几年前我在一间脚车店里也遇过。

我是一个踏脚车出门的人，有一次脚车的轮胎漏了风，我便到一间以前从未光顾过的脚车店去。

脚车店里的修理匠，也是一位老年人，他替我把轮胎给补好了，他做得那么细心，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但补了车胎，还把车上所有有毛病的地方一一弄好。但他只收四毛

钱。记得当我把四毛钱交给他的时候，心中真有点过意不去，从此，我的脚车一有毛病，我都送到那里去。

象那位补鞋匠和那位脚车修理匠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少，他们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整天辛辛苦苦地工作，勉强地维持生活，还要受到许多人的白眼，这是应该的吗？他们用那么巨大的劳动换取了这么菲薄的代价，这难道是公平的吗？想到这些，当我多付几毛钱给这些忠厚的劳动者，心中不再对他们感到不满了，反而为社会给他们的不合理的待遇而感到愤愤不平。

我把这些话讲给那位朋友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申诉”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

守望相助

“只有穷人才能真正了解穷人”这句话，以前听过很多次，在书本中或电影中也看过穷人守望相助的情形。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和劳动人民接触，对于这句话的体会因此也很不够，直到最近一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和劳动人民相接触，对于这句话才逐渐有所体会，也因而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认识。今天，我遇到的一件事，使我对穷苦人民守望相助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我一向都是乘巴士车，今天为了赶时间，我搭上了一辆霸王车。车在路上平稳地跑着，突然看到有几个人在路旁招手，情形不象是在要求停车，心中正觉奇怪时，司机已放慢了行车速度，只听到招手的几个人说：“抓车！抓车！”车走不远，又有几个人在招手，同样地重复“抓车”两个字。

司机告诉我说，刚才那些人也是驾霸王车的，都是“自己人”，所以互相通风报讯。“自己人”这三个字，他说得那么亲切。司机还说，那些抓车的人一看到霸王车，就把车猛冲过来，根本不理睬别人的安全，因此常有追逐的事情发生。

车子再走不远，果然看到一辆车被抓去。

有人说，这里是商业社会，每个人都自私自利，互相勾心斗角，同行之间互相排挤，只想把对方挤倒，自己做独门生意，就象如厕所收费五分钱那样，没有竞争者。

在这里，真的“人情薄如纸”吗？我看未必。互相排挤，勾心斗角的事情只会在所谓“上流社会”才有；在中下层人民之间，倒是充满着互相爱护、互相关怀、守望相助的精神呢。

今天我所见到的，便是个明证。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看戏的人是傻子？

俗语说：“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演戏的人是否是疯子，这里不去计较。但看戏的人真的是傻子吗？这是我感到兴趣的问题。

最近我观看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娱晚会，我发现到这两个晚会的观众有着两种不同的情绪。一种是每当一个节目结束后，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另一种却是每当一个节目结束后，掌声疏疏落落，到最后，司仪只好不断地“提醒”观众要多多鼓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呢？我想，这和演出节目的思想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先谈第一个晚会中的节目。当晚的节目虽存有些少的缺点，但基本上都能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的一面，说出了百姓的心声。当观众看到舞台上节目所反映的问题，都是自己生活中的切身问题，演员们所讲的话是自己的心中话，因而引起了共鸣，当然会报以热烈的掌声，给演员们打气。

相反的，第二个晚会中的节目，不但没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最本质的一面，反而往“猪八戒的脸上涂脂抹粉”，把丑陋的现实说成世外桃源，人间乐土。说什么丰衣足食，仙女

都想下凡来。可是，观众身虽在剧院里，人还是在生活中，想到自己整天都为物价飞涨伤透脑筋，你就是把牛粪说得比鲜花还香还美，观众只能苦笑（不喝倒采已算是给面子了），那还有心情鼓掌呢？当晚的情况，究竟糟到怎样呢？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看到一般：我身边的两位成年观众，在节目开始不久后，便昏昏欲睡，最后甚至打起鼾来；在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还来不及谢幕，观众早已夺门而出了。

由此可见，观众不但不是傻子，而且眼睛还是雪亮的，他们只欢迎那些真正反映现实的表演艺术，而摒弃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健康”表演艺术。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艺术工作者是一个警号，假如他们所搞的艺术，不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的一面，就是通过某些特殊关系逼人买票，也不能逼人来看戏，更不能逼观众喜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个晚会所遭遇到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五日

结核菌，结核菌

我是个爱好戏剧的人，有时也阅读一些剧本。最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阅读了陈白尘的《岁寒图》。通过这本书，作者陈白尘给我们展示了四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面。在当时的腐败政权的统治下，人民的健康得不到照顾，疾病横行，尤其是肺病，更是夺走了千千万万条生命。阅完了这本书，其中的一些情节，一直绕在我的脑际，时不时地会想起来。

该书的主角黎竹荪，是个肺病医生，他看到结核菌在中国社会横行，夺走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又看到死于肺病的人逐年增加，于是下定决心要彻底消灭结核菌，还订了一个防痨计划，打算在十年内彻底扫除结核菌。可是，他的宏伟的计划却三番四次地被批驳回来，最后，他才明白，原来同他和结核菌打了二十年仗的同时，却有人在暗地里培养和保护结核菌。

该书还提到另一种结核菌，那便是社会结核菌，“它使得一般人腐化、堕落，而对于一个正直的人，却要夺去他们的生命”。书中的另一主角，黎竹荪的好朋友，正直的沈庸，就是患了这种急性肺痨而要在他女儿死去后的第三天早

晨离开当地的，而黎竹荪的许多学生——也是医生，却是抵抗不住这种结核菌而堕落的。

仔细分析一下，书中这两个情节，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原来培养结核菌的人和社会结核菌是同一样东西。因此当黎竹荪明白了这一点，他不但鼓励沈庸赶快走，且还下决心做真正的医生——扫除社会结核菌的医生。

在我们这个地方，结核菌已不是十分可怕的，至少它不能随意横行，但也有一种社会结核菌，它不但侵蚀着人们，使人堕落，使青年人失去应有的朝气，而且压迫一切正直的人。而我们扫荡这种结核菌由来已久，但它仍在横行。

这两种结核菌最终会从我们的社会上消灭的。你说不是吗？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日

闹 钟

自从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工作后，每天迟睡早起，于是买了个闹钟，放在床头，每晚临睡前，上足发条，“吩咐”闹钟说：“记得明天一早叫醒我。”

第二天早晨，闹钟按时闹起来，但我的反应却不同：有时一骨碌就爬起来，有时也会固执地躺着装睡。据说人体内就有个天然闹钟，只要临睡前想一下明天早上几点起身，第二天早上就会在大概那个时候起来。或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有时甚至在闹钟“叫”醒之前，我便已起身了。（有时也会躺着等闹钟说：“时间到了。”）

有了闹钟，迟到的情形就很少发生，所以对闹钟似乎有一种感谢之情。推己及人，同时也认为凡是买闹钟的人都有这种感情了。其实不然，我就有两个朋友对闹钟采取不同的态度。

朋友陈君，最近买了个闹钟。由于生活忙碌，又时常出外帮助朋友，深夜回来还要看书学习，就这样，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小陈买了闹钟，每天早晨闹钟一响，人也起来了。

小杨却不同。小杨是这样的一个人：眼皮千斤重，几乎

登高

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居住久的人，眼光可能会变得极其短小，一事当前，他所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便是他自己的鼻子尖，他所能看到的，除了自身的利益，便是家庭的利益，要叫他看得远一些，想得大一些，这根本就是不可能。这倒不是因为他天生就这样，倒是由于环境所使然。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整天为每日三餐而奔波劳碌，空闲的时间是难求的。假如有一天他得空站在窗前“远眺”，他所能看到的便是邻座组屋的后窗，抬头看天，所能看到的便是豆腐干般大小的天空。在这种环境下，十分容易的，人的心胸会变得狭窄，眼光变得短小了。

记得我小时在乡下，村子四周没有高山，只有波浪般起伏的山坡，站在山坡上，若没有东西遮拦，也能看得很远；躺在山坡上，可以看蔚蓝的天空，飘着片片的白云。后来，住入这个被某些人引以为荣的国际大都会，门前连小土坡都没有，更遑论高山了。即使住在楼上，视线也被四周的组屋挡住了。从此，辽阔的天空和起伏的山岗便和我无缘了。心胸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狭窄，眼光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短小了，尤其是近几年踏入社会后，受到社会风气的“熏陶”，

没有一天真正睡醒。他每天很早就上床，却天天迟到。朋友们劝他说：“买个闹钟吧！”他说：“我就是嫌它扰人清梦，把家中的那个丢掉了。”

一个生活态度积极，一心向上的人，如小陈，把闹钟当作良师益友；一个生活态度消极，懒懒散散的人，如小杨，却把闹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非拔掉不可。

对闹钟的不同态度，竟反映人的人生观呢！



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

市侩气变得特别浓。每当深夜，灯前深思，对于这个社会，多少有点憎恶。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偷得半日闲，和几位朋友到石山去走走，那天适逢周日，没有炸山，我们得以爬上山头，登高远眺。在无限辽阔的天空中，白云你追我逐；抬头远望，四周空阔无比，只见极远处，深蓝色的山峦起伏。这种心胸涤荡，心怀异常宽阔的感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体验了。这时不由想起一句俗语来：“站得高，看得远。”接着我又想，许多人那么喜欢爬山运动，除了为了强身健身，锻炼意志外，是否也为了这个原因呢？

在生活中要看得远，必须站得高；而在思想认识上也是如此，要看到光辉灿烂的未来，也要在思想认识上攀登高峰。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生活杂记

(一) 老树

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棵老树。两人合抱的躯干上，枝叶繁茂，绿叶常青。时而开满黄色的小花，使人望着它，大有“老当益壮”之感。

前些日子，忽地刮了一阵大风，把老树的一枝树枝刮折了，只剩下光秃秃的饭碗般大小的残枝。大家见到这段残枝，都觉得老树失去这根树枝后显得有点“老态”了。我也从心底里觉得这断枝大概无法长出枝叶来了。

前几天，我登上三楼，发现老树的断枝已经改变了光秃秃的模样：断枝上长出了许多小枝，小枝上吐出一丛丛的新绿，一片生机。

一棵几十年的老树，竟然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就象年轻人那样充满着蓬勃的朝气。这种绿叶常青的气概，正是我们每个年轻人所应学习的啊！

(二) 狗性

一天深夜从外面回来，发现有前只狗躺在前面货仓的门

口。我猫着步走着，生怕它们惊醒，起来咬我一口。

可是，我还是把它们给弄醒了。只见它们一个“鲤鱼翻身”，我的心不由抽搐了一下，可是它们并没有冲向我这儿来，反而一个劲地往货仓的大门底下钻进去，待到它们都隐在那扇大铁门里，才听到它们的吠声。听那吠声，就象要一口把你吃下去似的。那样张牙舞爪的凶相，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见。

从此，我再也不怕它们，因为它们只能在主子的铁门内张牙舞爪，大发凶性，倘若离开那铁门，它们只有夹着尾巴逃的份了。



一九七三年

高空中的花坛

我看到一个花坛，在市中心的一座大厦上。

这座大厦，第四层以上分高矮两个分座，两个分座之间隔着一个约四百方呎的天台，就在这个地方，人们从老远的地方运来了泥土，移来了花草，于是，这里出现了个花坛。

花坛的中间是一条走廊，走廊两旁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池，池里喷着小水花。就在池旁，只要萋萋的芳草和粉红色的九重葛相交辉映，使人有一种置身于花园中的快感。过了草地，在花坛的边缘有一排三呎高的大圆筒，筒里添高了泥土，种了比较高大的树木，如易生木。看那树干，却是另一番景象：几片叶子疏疏落落地挂在枝桠上，树皮干枯，看来有点“营养不良”，有点死气。

看到这几棵树的“病态”，使我想起这样的一句话：“猪圈岂生千里马，盆栽难长万年松。”一棵松树之所以苍劲挺拔，能够经得起万年风雪的熬炼，是因为它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

花坛上的几吋黑泥，只适于长小草，育小花，就是加了三呎的泥土，也无法种树。根不能扎得深，叶当然不能长得茂；要根深叶茂决不能离开母亲土地。

“不论效果如何……”

日前在报章上读到一篇由名记者执笔的长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令人对该记者功力之深赞叹不已。该篇长文令人赞叹之处不独这一点，更在于作者提出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观点和资料。这里就谈其中一点。

该名记者论及当局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之后作总结说：“这些措施，姑不论其效果如何，最低限度，说明了有关当局，对于人为的通货膨胀，并非漠不关心。”

这几十个字中，最令人折服的是“姑不论其效果如何……”。难道真的不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论效果”的吗？我这么问自己。

比如说，因为有人肚子饿得发慌，见到食物，不管是旧的还是新鲜的，不管是益食还是糖衣毒药，“姑不论其效果如何”吃了就算，岂不是要生一场大病，甚至一命呜呼？

又比如说，一个学生犯了过错，班主任“姑不论其效果如何”，讲了他几句就算帮助了他，这难道有什么成效吗？

可见，把动机和效果机械地分开来讲，是有很大的弊病的。

一九七五年

树 颂

几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一场狂风把组屋楼下的一棵刚刚长成的小树给摧折了。然而，那失去满头绿发，带着伤痕的树干，还是直挺挺地，毫无畏惧地立着，象个战士一样。每当人们看到这棵只剩下枝干、光秃秃的小树，都感到无限的惋惜。

这样一棵朝气蓬勃的树，难道就这么枯萎了吗？不会吧！每当人们提起它，总抱着这样的疑问和希望。

我常去探望它，总希望它的枝头能长出新绿来，然而，我却每回都惆怅地回来。渐渐地我似乎有点绝望了。……

几天没有探望那棵树了。晚饭后，不由得又来到这树下。

瞧！瞧那枝头！几番细雨之后，一丛丛的嫩叶在习习的晚风中摇曳。那摇曳着的枝头，那丛丛的新绿似乎还发出笑声，那是胜利的朗朗的笑声。它向人们宣告：“不管怎样，我还要继续成长。”

丛丛的新绿，傲然地立在树梢，向那曾企图摧毁它的狂风，发出轻蔑的微笑。

看着这满脸笑容的树，使我唤起另一段关于树的记忆。

那是好几年的事了，那时，我还住在乡下。在我们村口也有一棵树，一棵大树，合抱的树干，根深叶茂。据老人家说，这棵树已有四五十岁了，但它是一点老态也没有，时时吐新芽，开黄色的小花，真可说是越活越年轻。

村里的人都很喜欢它，每当炎热的中午或晚饭后，常聚在树下乘凉，闲话白天的劳累工作，也谈越南战争，更免不了埋怨柴米油盐的涨价。老树听到这些，常把头摇得沙沙作响，叫微风传达它的亲切的关怀。

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棵树呢？那也不见得，村里的大园主就不喜欢它，说算命先生替他算过命，象他这个年纪，命中注定应发更大的财的，都是由于村口这棵老树，把他的财路给挡住了。因此，三番四次，他总想把它砍掉。

村民们也不断的阻拦，说这么一棵老树，砍掉可惜。可是一心想发更大的财的园主，最后还是把向着路的枝叶砍下了。

曾经多少风雨的老树，失去了的枝叶，能再长出来吗？我们是多么希望你再恢复以往的雄姿啊。

曾经多少磨炼的老树，它，并不令人失望，几番的雨水，被砍的枝头，奇迹般地不断地冒出新枝新叶，不多久，向路的一面又是一片嫩绿了。

不久之后，我搬到这火柴盒似的组屋来，整天为三餐忙碌，一直没有回去。而心中，却还是惦记着那棵年轻的老树。

几天前，一个老邻居自山芭来，向他问起这棵树，他朗

朗地说：“园主又砍了几次，但它长得更好了，花还是不断地开……”

眼前的这棵刚成长的小树，也一定会象老树那样坚强，那样富有生命力吧！我想。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游博览会之后

到处走走，有时确是有益。比如今晚到商品博览会走一趟，就看到不少东西。

商品博览会里，固然有人做生意，但若以为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其实不然，此外尚有大唱靡靡之音、大演肉麻谐剧的歌台；为示深入民间的“露天舞厅”（“露天”而谓之“厅”，也真新奇），还有鼓励赌博的游戏摊。

歌台入口处当然有人排队购票；“舞厅”旁，站着看的人倒是不少，但跳舞的人却没有；游戏摊子很多，都挤满了人，有大人，有少年儿童，都把手臂伸得长长的，希望掷出去的藤圈能套住一个奖品拿回去。

看着这些赌得入迷的少年儿童，我想起不久前报章上的一则新闻报道。该篇报道说某校的几个中学生在校园内聚赌，屡劝不听之后，被“铁面无私”（？）的校长开除了。

这几位被提早推进童工队伍中的学生以后的遭遇，这里暂且不谈，只谈赌博这件事。

其实，赌博这回事在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新鲜的，环顾我们身边的人，就或多或少染上这恶习；走在马路上，多多亭随处可见；周末之前就可以看到赛马公会办事处前面，排着

长长的人龙等着买万字票；大彩票更是到处向人们抛着诱惑的媚眼；还有学校里的幸运抽奖，义卖会中的游戏摊多少都含有赌博的性质。活在这个赌博盛行的社会里，正在生长时期的少年儿童染上这恶习是极简易的事。（说句不好听的话，师长中染上这恶习的，也大有人在的。）

然而，这位可敬的校长先生无视于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整顿校风的借口之下，几位学生就被推到童工队伍中去了。

在这个赌博风气越来越盛的社会里，还要有多少人染上这恶习，还要有多少少年儿童因此而送入童工队伍中去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

流氓作风

夜，在组屋区的儿童游戏场和朋友闲谈，突闻“唉哟”一声，只见一位长发的高大的青年揪着一位矮小的戴眼镜的青年，不断地责骂，中间还夹着无数的三字经。一时又围拢了另一些年纪较小的青少年。是劝架吧！不是。他们先是围观，后来，那高大的把戴眼镜的往地上一推，说：“打他！”围观的那群少年立刻拥上前，一个拦胸抱起滚在地上的青年，其他的人就你一拳我一脚地往他身上打，不久他被打倒在地，有的便踢，有的更跳起来踩。看那情形，好象被打的并不是人。

“好了。”带头的叫一声，其余的便一齐带住。如此再演一遍，才把戴眼镜的放了。那戴眼镜的始终没有还口或还手，只是垂着头，拾起地上的拖鞋，象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跄地走了。

这场风波就此告一段落。它却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只要能纠集一群人，构成一股势力——手中也无形中有了权，于是就仗势欺人，闲人也不敢插手。

流氓就是如此，满口道理的又如何呢？我工作的地方有许多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某君靠一股势力当上

理，手中有了些权，接着纠集了一些喽罗，对下属便为所欲为了。同事中有凡被他看不顺眼的都被移去。喽罗们又仗着势力，任意陷害别人。一时间，大家都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多说话。后来，某君在上层的集团中失势，从经理的宝座上滚了下来，这之后的架式也变了，只要碰到人，不管现在的上司或当年的下属都先陪笑脸。

流氓和这类知识分子，身份虽不同，语言也不相似，但作风却何等相似：当得势时，就任意置人于死地，有朝一日失势，却连屁都不敢放。但他们之间也有所不同：前者的头脑比较简单，后者却比较精明，当他们得势时，就会利用权势，把异己分子除掉，培养自己的手下，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自己也清楚横行的日子并不长久，因此，随时等待复灭的到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深 夜

夜，深夜，组屋区的深夜。

夜的天空，漆黑一片，看不到半点星光，月亮更不知躲到那儿去了。是阴冷的天气，把月亮冻在天空的另一边了吧！

静，出奇的静，是阴冷的天气，令一切生物都无法发出一丝儿的声音吧！

十二月的天气，意外地那么的冷，冷得令月亮不敢出来，令一切生物无法出声。

然而——

仔细地听听，楼下的小草虽在冷风中摇曳，但并不停止抽芽，那声音虽是那么的细，只要你用心去听，还是听得见。

组屋区的深夜，粗心的人只闻到静，细心的人却听到小草在抽芽……。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夜

啊！昙花

老吴家在山芭，每逢周日约了三五个友好就往他家里跑，看看乡下的绿色，吸吸些新鲜空气——我们这伙住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的人，看大片的绿树，要吸少带尘埃的空气也真不容易。

在老吴家的门口，种了几种花，偶而也吐吐艳，我们，尤其是几个久居城市的小伙子总有点新鲜感。有些花，如凤仙花、玫瑰花、鸡冠花，还有几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都开遍了，唯独有一种花——昙花，我们一直没有见过它的真面目。听老吴讲，昙花开在深夜，洁白的花瓣里，吐出芬香，但只开几个钟头，在天亮前就凋谢了。

这纯洁、芬香的花，却在更深入静时，开了短暂的一刻，这多煞风景啊。我们在这样地惋惜。

人也真怪，东西越少见，就越是盼望着。于是，我们一直关注着昙花开放的日子。

打从那深绿的叶边上冒出嫩芽儿，我们就高兴、盼望。昙花啊昙花，我们终于要看到你的丰采了。

昙花就象知道我们的心情一样，在我们的急切盼望中长大了。看着白色的花苞不断地增大，我们这些城市佬就不断

地想：当这洁白的花瓣开放时，那淡黄色的花蕊将吐出怎样的香味呢？

我们不时向老吴探听昙花开放的日子，老吴也不断地送消息，报告昙花的近况。

就在今晚，久待的昙花就要开放了。我们几个人冒着雨赶去老吴家。一路上，我们忘了寒冷，一味地争论昙花的香味是和夜来香的相近呢还是和兰花的相似；它的洁白的花瓣是否比白玫瑰的白，还是和白菊花的一样的。

在争论中，老吴家已在望。再近些时，却觉得有点异样。再近时——

“啊——”我们不约而同地呼了一声，一齐奔了上前，只见一棵椰树倒下，刚好压在昙花身上。

昙花，含苞未放的昙花碎在粗大的树干下，白色的花瓣混在黑色的泥土里……

久盼的昙花啊，何时才能见到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记一个难忘的晚会

掌声

象惊涛拍岸

象平地春雷

一阵盖过一阵

连绵不绝

教人心情激荡

台上 台下

心连着心

激动把脸庞烧得通红

激荡的心情

使我们的呼吸相呼应

雄浑的掌声

道出了我们的心愿

要象朵朵葵花

永远迎向太阳

要学暴风雨中的椰树

永远茁壮坚强

通过掌声

共同的理想

把我们紧紧团结

就象炙热的阳光

把冰雪融在一起一样

在掌声中

我们紧紧团结

在掌声中

我们聚成激流

汇成大川

组成巨浪

冲塌一切障碍

奔向一个方向

——辽阔的

波涛万顷的海洋

在掌声中

我们紧紧团结

在掌声中

我们化为大鹏

越过海峡

飞过胶林
掠过矿山
把理想传遍河山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让我们欢呼生活

让我们翘脚

欢呼生活

多么幸福

经济成长

可以比拟

火箭速度

发展观光事业

舞榭歌台处处

——桃花源里

都无此幸福

艳舞团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双宝”的邪剧

可以笑破肚

更有时代哭

请大家来

为负心人的离去
同声一哭
时髦歌剧院
剧目上演
一出又一出
丑老夫与大木薯
还有“摩登”梁祝
真是精彩百出

别提跳楼自杀
别提偷劫抢骗
这都是
家庭教育贻误
与人无尤
我们要的是
腰缠万贯的巨贾
跳楼偷劫抢骗
都是一群废物
不能收留 死了算数

且让我们
欢呼生活
多么幸福

1-9-1971

五分钱的戏法

五分钱
不是牛车轮
巴士改革
才取消五分
糖价调整
也只是五分
面包价统一
也只起五分
慈悲为怀
样样都只起 五分
你们
犯不着
哭哭啼啼
满脸是泪水 鼻涕

要工业化
当然要付代价
要繁荣

当然要有牺牲
区区的五分
算不了什么
做人——就要有
慈善家的风度
和忍的功夫！

五分的戏法
我们可不懂
只知道
五分钱
滚进大口袋
就会变成牛车轮
（当然不再是五分）
小市民的腰
不能再直起
（因为腰围，只有五分！）

28-10-1971

致

不做孤独的

一棵树

在暴风雨中

左摇右摆

做森林中的

一棵树

组成钢铁长城

迎着暴风雨

豪笑

不当扁舟中的

船夫

在黑夜里

找不到航向

看不到光明在何方

当远洋巨轮上的

一名水手

和更多人在一起

汇成巨大的力量
在长夜里
奔向朝阳升起的地方

21-10-1971



喜雨

来了 来了
象万马奔腾
象瀑布猛泻
象万鼓齐鸣
夹着赫赫声势
来了

多少日的亢旱
多少日的盼望
现在你来了
夹着无比声势
来了

风铃在笑
胶林在吼
绿草在点头
椰树在拍手

来吧 来吧
来得更大些吧
把一切垃圾冲走
把一切污垢洗净

来吧 来吧
来得更大些吧
草儿正准备抽芽
树儿正准备开花

来吧 来吧
来得更大些吧
待到放晴时
山河换上新装
灿烂在阳光下

22-10-1971

铜象

抱着双手
挺着右脚
海盗的铜象
满怀鬼胎
满脸杀气
傲慢地立着

轻藐的眼光
望着熙扯的人们
似乎说
“多驯服的羔羊
至今仍在我脚下”

铜象 铜象
一天
河水卷巨澜
把你卷塌
断手断脚

焦头烂额
愉快的人们
将你踩在脚下

23-11-1971



给侄儿

黄色书刊纷纷出笼
萤光幕上刀光剑影
银幕上裸露身体
几个月大的你
躺在床上挥舞双手
——你是在愤怒抗议

年幼的侄儿呀
请不要心急
我们正拿起巨扫
扫去一切乌烟瘴气
创造个全新的天地
若到你长成时
还未取得胜利
而我们又老去
请接过我们手中的工具
永远奋斗不息

12-5-1976

航向生活的海洋

不要寻找
生活的避风塘
让我们航向
生活的大海洋

航向生活的海洋
不划一叶扁舟
更不随波漂荡
而是搭上远洋巨轮
我们有坚定的方向

航向生活的海洋
不是靠个人蛮撞
集体智慧和力量
闪耀着万丈光芒

当晴空万里
我们乘风破浪

在风暴前夕
我们仍旧启航

航向生活的海洋
让我们把欢笑
载回这沉闷的地方

21-7-1972



地火在奔突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
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
以及乔木……………。

——鲁迅

大地是冰冷的么？

大地是沉睡的么？

啊不，贴耳在大地的胸膛

倾听：

地火在地下运行，

奔突。

就如刚出炉的铁水，

滚滚向前，

滔滔不绝。

地火的力量无穷——

严冬变成炎夏

矿石化为钢梁。
地火的力量无穷——
大海同它沸腾，
高山同它发怒。

地火永在地下么？
地火能熄灭么？
啊不，地火是真理的激流。
火山就是它的出口——
它将在山上爆发，
它将在海底爆发。
任谁也挡不住。

大地是冰冷的么？
大地是沉睡的么？
啊不，地火——
大地的热血，
真理的激流，
在地下运行，奔突；
滔滔不绝……

21-12-1975

无题

狂刮的黑风
挡不住高飞的山鹰

万里的长夜
阻不了怒放的葵花



6-1976

后 记

这本小书中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写的时候也不照顾遣辞用字，也不注意开头结尾，只求把心中的意思讲出来就算。它的不成样子是必然的。

当我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无论外国的还是本地的），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上千百倍，一面懊悔自己过去太不用功，一面又策励自己加紧学习。真希望有一日自己能写出些比较好的作品。

书名叫《风雨·黑夜·树》，原因是书中的许多篇章都涉及这三种事物。当然，也由此可以看出它内容是多么的贫乏了。

限于自己的水平，无论内容，形式，文字各方面都肯定会有存在许多缺点，读者若能不吝指教，就十分高兴了。

30-4-1977 记

李拾荒 主编

“当代马华短篇小说选集”

即将分辑陆续出版

本社热盼所有爱好与关心马华健康文艺的
各界读者文友，踊跃惠稿或来函赐正，共同促
进本地文化事业。

稿 约

提高本地读书风气

促进本地文化事业

- (一) 欢迎各种形式的本地文艺创作。
- (二) 除非有所声明，本社对来稿有删改权。
- (三) 来稿须用稿纸誊写清楚，如欲退稿，请付足邮费。
- (四) 剪报影印，请用挂号，以免遗失。
- (五) 本社一收到稿件，一周之内当去函通知。
- (六) 来稿一经录用，当奉具稿酬或赠书。
- (七) 稿末请示真姓名（笔名听便），通讯处或电话，以便联络。
- (八) 来稿请寄： 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ingapore 10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散文十四篇和诗歌十首。散文方面，作者文笔洗炼，寓意深刻。如：“高空中的花坛”一篇，作者引道：“猪圈岂生千里马盆栽难长万年松”来衬托出松树之所以苍劲挺拔，经得起万年风霜的熬炼，是因为它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诗歌方面，文句通俗浅白近于口语化，感情澎湃，有切中时弊，有对明天的憧憬自信，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向往。



\$ 0.90

书号： 78002/009